

欧洲哲学史

下册

(讨论稿)



北京大学哲学系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

2 021 0221 4

欧洲哲学史

下册

(讨论稿)



目 录

第五章 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	1
第一节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	5
一、培尔.....	5
二、孟德斯鸠.....	7
三、伏尔泰.....	10
四、卢 梭.....	15
五、孔狄亚克.....	21
第二节 空想共产主义.....	23
一、梅叶.....	24
启发人民憎恨封建暴政(24) 宗教是“拴住牛鼻子的绳子”(26) 世界的本源不是上帝，而是物质(26) 大脑在思维(28) 暴力和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29)	
二、摩莱里.....	32
三、马布利.....	36
第三节 法国唯物主义.....	41
一、拉·美特利.....	42
唯物主义是唯一的真理(43) 宗教是一付神圣的毒药(44) 物质与运动(46) 人是机器(47) “感官就是我的哲学家”(49)	
二、爱尔维修.....	51
宗教是一切社会罪恶的祸根(52) 精神就是肉体	

的感受能力(54) 认识等于感觉(55) 自爱是一切行动的准则(56) 教育万能(58)	
三、狄德罗	62
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63) “具有最高智慧的实体”——上帝是没有的(65) 自然是“物质元素组合的一般结果”(67) 思维是人脑的属性(71) 在自然中把握物体(73)	
四、霍尔巴赫	76
宗教是万恶之源(77) 自然是因果系列的无穷锁链(79) 人是自然的产物(83) 理智是由感觉派生的(85) 意见是支配人们的皇后(87)	
第六章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	89
第一节 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启蒙运动.....	96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	96
二、歌德.....	99
第二节 康德的唯心主义.....	105
一、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	108
二、不可知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	112
三、知识和信仰.....	123
四、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124
五、形式主义的美学思想和唯心主义的天才观.....	126
第三节 费希特和谢林的唯心主义.....	129
一、费希特.....	129
二、谢林.....	134
第四节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140
一、保守的、反动的社会政治观点.....	141

二、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146
三、唯心的辩证法	157
四、美是感性形式和思想内容的统一	167
五、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170
第五节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172
一、君主专制政体的公开反对者	175
二、对康德不可知论的批判	176
三、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	178
四、“人本学”的唯物主义	182
五、对宗教的批判	187
六、利己主义的道德观	189
第七章 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	194
第一节 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	200
一、“法国大革命的产儿”	200
二、资本主义社会是“黑白颠倒的世界”	203
三、未来的“实业制度”	204
四、“万有引力哲学”	207
五、“后天感觉”和“先天感觉”	210
六、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212
第二节 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	217
一、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见证人	217
二、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地狱”	219
三、未来的“协作制度”——“法郎吉”	226
四、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	231
五、唯心史观的破产	234
第三节 欧文的空想共产主义	236

一、空想共产主义理论的实践家	236
二、人是环境、教育的产物	239
三、私有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	242
四、共产主义的“劳动公社”	244
五、“幻想和平改造现代社会”	248
第八章 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	253
第一节 赫尔岑	257
一、从贵族革命家到民主主义者	257
二、同民主主义结合的空想社会主义	260
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262
第二节 别林斯基	268
一、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	268
二、启蒙主义和唯心主义	269
三、革命民主主义的觉醒和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271
第三节 车尔尼雪夫斯基	277
一、战斗的民主主义者	277
二、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	279
三、“凡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	282
四、“我们能够认识事物”	287
五、“进步的基本力量是科学”	290
六、革命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	292
第四节 杜勃罗留波夫	294

第五章 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8页）但是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从十五世纪以来，神学世界观的藩篱便不断遭到冲击。十七世纪便出现了公开的唯物主义思想。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充分强大，足以建立与本阶级的地位相适应的思想体系时，便在法国产生了反封建的所谓启蒙运动，出现了公开的无神论。恩格斯说：十八世纪法国的这场“哲学革命……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同上，第305页）

这些启蒙思想家，以人性论为基石，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建立起了完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体系。他们在这场反封建、反神学的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儿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由培根到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经过自然神论，发展到了公开的无神论。马克思指出，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法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

十八世纪上半世纪的法国，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国家。只有一、二百人的高级僧侣，是国家的第一等级，数万名贵族是第二等级。两者的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却占有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并且享有不纳税等种种特权。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属于无权的第三等级，却要承担纳税等各种义务。在这个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天主教

神学，它宣扬君权是神授的，只能服从不能反抗；又说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是达到“彼岸世界”中“永恒幸福”的考验，只能忍受，不能抗议。力图用这种神赐的圣光来保护住这没落中的封建专制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已经腐朽极了，必然要灭亡了。僧侣和贵族根本不愿过问生产的经营管理，完全过着一种寄生的生活，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他们抛开了自己的庄园，把跑到巴黎来过荒淫无耻的放荡生活，当作是贵族的“体面”。因此横征暴敛，日甚一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正如当时法国思想家梅叶所说的，只差对风和云没有征税了。农民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都被地主贵族掠夺去了。农业生产极度低落。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据当时人证明，1738—1739年间，法国资国内饿死冻死的人数超过路易十四执政期历次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农民和僧侣贵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化。所以十七世纪中、下叶便出现了反封建的农民暴动。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行将没落的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十六世纪，法国便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到十七世纪末叶，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但1661年路易十四亲自执政后，却大力加强封建专制，宣称“朕即国家”，排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1685年又废除南特敕令，迫使大批新教徒外逃。路易十四还凭借国家权力剥夺某些金融资本家的财产，以充实王室。到路易十五登位之初（1715年），就不得不靠滥发纸币，来维持财政开支。因此，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的矛盾也就激化了。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杜尔阁，曾经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以期缓和这一矛盾。但是这些措施几乎遭到了全体贵族的反对，

很快便失败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封建专制政府对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暴力措施，帮助资产阶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日益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力图改变政治上无权的地位。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封建君主和贵族不仅排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还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极力打击资产阶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革命，并从广大群众那里去寻找支持。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在它们革命的年代是比较坚决的。它抛弃了宗教的外衣，公开的在政治基地上作战了。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首先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宗教神学，由怀疑宗教，经过自然神论，走上了公开的无神论。对宗教的这种批判，实质也就是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君权神授”的思想相对立，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一般都继承了上一个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性论、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但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与上一个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不一样，不是在与封建贵族的联盟中实现自己的革命的，而采取了与广大群众联盟的道路。所以他们极力标榜自己是全民的代表，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口号。似乎这就是人所固有的“理性”，并且声称：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因而，“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

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反杜林论》第14—15页）

其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同上，第15页）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始终是在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视野以外的。因此，在革命后，很快便彻底暴露了他们的世界观，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立的。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也出现了反映贫苦农民和早期无产者利益的思想代表。恩格斯说：在每一次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社会主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那里，虽然就其理论形式而言，“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实质上，它却是正在发展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反映。这些“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当时虽然还主要是作为一支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出现的，但是，它的代表，已经在探索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对立的新的社会理想了。所以在法国革命准备时期，与资产阶级思想相对立，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也发展起来了，而且在法国大革命中，还产生了主张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

第一节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

路易十四在位末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表现出行将崩溃的征兆了。1715年路易十五即位之初，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腓力，曾采取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措施，以期有所补救，但很快便失败了。所以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的启蒙运动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也就逐渐发展了起来。它最早的著名代表便是培尔。

一、培尔

比埃尔·培尔（1647—1706）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先驱。马克思曾引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说：“培尔对十七世纪说来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十八世纪说来，则是第一个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

培尔出身在离土鲁斯不远的科拉城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曾在土鲁斯大学和日内瓦大学读书，以后在色当的新教学院任哲学教授。由于信奉新教、反对天主教而受到迫害，最后不得不离开法国，移居荷兰，任鹿特丹大学教授。但也未能见容于荷兰统治当局，终于被免职。他的主要著作是：《历史批判辞典》（1695—1697）。

他最初站在新教方面，反对天主教，后来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连新教也怀疑了。在《历史批判辞典》一书中，他对宗教表示了怀疑的态度，颂扬人的“理性”，并对作为信仰的支柱的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作了批判。

培尔认为，理性与信仰是对立的。他说：“不要企图理解

神秘的东西”，因为，“如果你能够理解它们的话，它们就不再是神秘的东西了。”他甚至劝哲学家们不要企图去减轻神秘的东西的荒谬性。他说：“谁不知道荒谬性就是神秘的东西的本质成分呢？”虽然他还没有反对信仰，但是，他却以“理性”打击了信仰，剥夺了信仰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为理性争取了地位。给后来的启蒙思想运动，作了一定的准备。

培尔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着重是从道德上去反对宗教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法国，天主教教会以道德的化身自居，并极力为封建专制制度作论证。培尔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认为强迫人们信仰天主教，迫害新教徒都是不道德的；而且天主教的所谓“灵魂不死”等道德原则，也并没有妨碍相信它的人仍然可以是个坏人。相反地，不相信它的人也有许多好人。如果我们暂时不问培尔所说的坏人和好人是按什么标准而言的，那末很清楚，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证明道德是独立于信仰的。这就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神圣的外衣。

从这种立场出发，培尔大胆地假定了：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来世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的。而且，他说：如果这些人热心于保障公共福利，压制作恶的人，阻止争吵，支持孤儿寡妇的权利，鼓励公平往来，那末，这个社会完全可能是一个最文明的社会。

基于这种对宗教的怀疑论，培尔批判了十七世纪那些为宗教作论证的“形而上学”或思辨哲学，特别是莱布尼茨的神正论和“先定和谐”说。他认为，根据“理性”来看问题，莱布尼茨的思想是无从证明的；而且，如果莱布尼茨的思想是正确的，那末世界上的罪恶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同时我们有什么根据对犯罪者进行惩罚呢？培尔也不同意斯宾诺莎把实体

称为神。他认为，每一个物体都是独立的实体。马克思对于他的这类批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使 17 世纪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162 页）

当然，培尔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他一方面批判了宗教和“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主张仍然要保留宗教信仰；一方面相信理性，另一方面又怀疑理性的力量。他的历史作用是在于促进了十八世纪法国反封建的启蒙思想的发展。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反封建的启蒙思想便迅速发展了起来，形成了所谓启蒙运动。这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虽然来自不同的阶层，但他们的主要倾向是一致的。他们主张尊重和启发人的“理性”、反对愚昧和偏见，争取“自由、平等”，提倡科学和进步，对封建迷信发动了相当猛烈的攻击。不过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还没有根本否定神和宗教，而是主张自然神论。在政治上大多数主张所谓“开明君主专制”。他们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批判，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产生扫清了道路。这类思想家主要有：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孔狄亚克。

二、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原名夏尔·特·塞孔达（1689—1755）。出身于波尔多附近一个贵族家庭。1716 年继承伯父孟德斯鸠男爵封号。曾任波尔多法院院长。1721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波斯人信札》，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以后，他曾游历意大利、瑞士、荷兰、英国。英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最主要的著作是《论法的精神》（1748）。

孟德斯鸠从大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温和的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方案。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不满于本阶级的无权地位，所以他看来，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便表现在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上。他说：在专制制度下，“君主、廷臣以及若干个别人士，占有全部财产，同时别的人却全体呻吟在极度贫困中。”（《波斯人信札》第 210 页）在豪华的巴黎，往往“为了一个人生活得十分舒服，必须有一百个人为他不停地劳动。”（同上，第 182 页）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制度下，君主一个人集中了无限的权力，谁只要稍不顺他的心，就可以将谁处死。他认为，这种制度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注定要灭亡的。因为它的权力是建立在横暴的统治上的。如果没有庞大的军队，那末，“他们的江山连一个月也难保。”（同上，第 175 页）

孟德斯鸠认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还表现在，在这种制度下，必然引向道德上的堕落。他说，这只要看看宫廷贵族的性格便可明白了。这些宫廷贵族最显著的性格就是：“好闲逸而有野心，骄傲而卑鄙，希望不劳而致富，憎恶真理，谄媚，背信弃义，不遵守一切诺言，蔑视公民职责，惧怕君主有品德，希望君主有弱点，而且比这一切都糟糕的是，永远向品德嘲笑。”（《论法的精神》第 24 页）

孟德斯鸠相当广泛地研究了各国的政治制度，企图从中寻找改革的根据，提供某种改革方案。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一开始，他便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同上，第 1 页）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他反对宗教神秘主义、主张自然神论的观点。

他不否定上帝。但是，他认为上帝既不能任意地创造一切，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一切。他只能根据一定的法则办事。在他看来，物质的运动固然是上帝给予的，但物质世界却是永远存在的。他说：“我们看见：我们的世界是由物质的运动形成的，并且是没有智能的东西，但是它却永恒地存在着。所以它的运动必定有不变的规律。如果人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之外再想象出另一个世界的话，那末这个另外的世界也必有固定不易的规律，否则就不免于毁灭。”（同上）有时，他甚至说，根本用不着上帝，单凭我们的理性，就足以打开这个无理性的“混沌乾坤”，用一种简单的机械道理，就能够解释这个“神圣建筑”的秩序。他的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机械唯物主义。

孟德斯鸠关于客观世界存在着“固定不易的规律”的思想，应该说是反对宗教神秘主义斗争中的一个积极的成果。但是当他分析社会现象时，他又完全陷入了唯心主义。他一方面认为，不能说人“单纯是跟着幻想走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应有一定不易的原则，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原则就是政治制度本身，其他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由政体决定的。所以寻找社会政治制度的原则，变成了寻找一个所谓合理的政治制度。

从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出发，孟德斯鸠认为最合理的政治制度应该保证各种权力能够互相平衡、互相制约。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说。按照这种理论，应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是最“合理”的了。因此直到今天这一分权说仍然是资产阶级专制的民主外衣。但是，大资产阶级的立场，又使得孟德斯鸠深怕广大群众可能分享

到了政治权力，所以他又宁愿保留君主制度，不过不能是无限的君主专制。因此他所理想的政体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孟德斯鸠认为，决定政治制度的诸因素中，地理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幅员的大小，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对这个国家的政权形式、法律性质、道德面貌、风俗习惯各个方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炎热国家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同上，第228页）亚洲之所以出现专制主义的大帝国，是因为它“有较大的平原”，而欧洲之所以有民主自由是由于“天然的区域划分成了不大不小的国家”等等。这种片面夸大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是一种形面上学的外因论。毛主席指出：“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矛盾论》）在帝国主义时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变成了反动资产阶级的地理政治学派为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压迫作辩护的思想武器。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和三权分立的学说，为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起过进步的作用。

三、伏尔泰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笔名伏尔泰（1694—1778）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出身在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曾在耶苏会办的贵族学校受教育。毕业后，由于他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两次被流放，还曾被驱逐出境，流亡到

了英国。在英国他深受牛顿和洛克的影响，对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也极为推崇。回国后，于1734年出版《哲学通讯》。这本书一出版，立即被当局判决焚毁，因此他又不得不逃匿到他的女友夏特莱侯爵夫人的庄园，在那里度过了十年，出版了《牛顿的哲学》(1738)。晚年住在法国和瑞士交界的费尔奈庄园里。他的重要的哲学著作还有：《形而上学论》(1734)、《哲学辞典》(1764)等。

作为一个文学家和哲学家，伏尔泰以他特有的生动文笔，对封建专制主义以及天主教教会的黑暗统治，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提出了“打倒卑鄙无耻的东西”的口号。伏尔泰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法国，全国各地各自为政，人民的“自然权利”横遭蹂躏，僧侣贵族却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而逍遙法外。因此专制制度使国家陷于落后与混乱，使人民陷入贫困和堕落。这种批判反映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平等”和统一国内市场的要求。

伏尔泰对天主教教会尤为深恶痛绝，他曾经豪迈地说：“我讨厌听说十二个人创立了基督教，我要证明一个人就足以摧毁它。”他认为，基督教“无疑是最可笑的，最荒谬的和最残酷的。”它是“如此之多的分裂、内战和罪恶的根源”。他说：“为了神学的论争，五百年来，有时在这个国家，有时在那个国家，鲜血流遍满地，洒上绞刑架和断头台，差不多没有间断。这种灾难之所以长期持续，就是由于人们常常为了教条而忽略了道德。”对宗教裁判所的罪行，伏尔泰更是愤慨。他说，这个组织犹如拦路抢劫的强盗，不过强盗只要你的金钱，宗教裁判所则要拿走你的一切，包括你的思想和生命。所以，一部教会史，就是“一连串胡作非为，抢劫谋杀的历